

法,统一总多于多样;而绘画性强的,多样总多于统一。书法重多样避免统一,美术字是重统一避免多样追求有机反复,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美术字的分类应属J524工艺,图案为宜,不应属J292,因我院专业所属有所侧重,可能不宜于普遍使用。

由统一书号到国际标准书号

——兼谈 ISBN 的应用问题

伍 鸣

读了《世界图书》1979年第1期《图书馆利用ISBN的一些问题》一文以后,不禁使我联想起我国统一书号的创立、应用和改革问题。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图书馆工作中学习外国经验时,应如何看待和调查研究自己已有的经验,同时吸取其有益部分改进我们的工作。统一书号和ISBN有着某些共同的规律性,在管理技术方法上,前者也有某些经验可供后者借鉴。该文提到利用ISBN的一些问题,在应用统一书号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为了在利用ISBN时参考应用统一书号成功的经验,改革统一书号时吸取ISBN的有益部分,有必要对两者进行简要的评述和分析比较,然后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想法。

图书统一编号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及至60年代末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至超出国家范围,成为国际标准。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对所有图书进行统一编号,我国不仅起步最早(比SBN—ISBN早十一、二年,比苏联的统一书号早十七年),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1956年2月,原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自同

年4月起执行《全国图书统一编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新版图书编印统一书号。例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统一书号是《1001·480》,园点前边第1组数字“1”是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分类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第2组数字“001”为人民出版社代号(由出版局统一给号);园点后边的第3组数字“480”是书次号。统一书号开始限于出版和发行部门使用。1957月春,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首先在采购工作中应用它,建立和使用“中文图书统一书号购到目录”,按数序组织目录,这对当时图书补充查重依靠查检书名、笔顺工作目录,是一个大胆的改革,其特点是由比较复杂的汉字笔顺换成简单的数字顺序;目录体积缩小为1/200;可以携带至采购现场查复本。实践证明这套目录在掌握购到情况,解决图书补充准确、及时这一关键问题和提高购到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年7月该馆作出《在图书馆工作中应用统一书号的初步意见》的总结(见《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4—5期合刊)。该文还明确提出“出版、发行和读者——图书馆是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都是围绕图书进行工作的”,统一书号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上述三个环节共同使用的号码体系。这些年来全国已经有不少中、小型图书馆,在采编和流通保管工作中应用统一书号,取得良好的效果;有的并有所改进,例如中型专业性的洛阳农机学院图书馆,在采购工作中把卡片式的目录改为书本式,每单页两面印六个序号表,可记录600种书,这对采购面较专的中型馆还是可行的。

24年的业务实践证明,《方案》不仅达到了原定的目的,而且收到了超出预想的效果:第一、统一书号为国家关于图书的计划统计,为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分类统计提供了统一的数据口径;第二为出版、发行和图书馆订货、造货和进货,书店门市部陈

列、推荐,科学管理和掌握库存,调节品种余缺等工作,提供了共同使用的号码体系;第三,可以在图书馆许多环节工作中加以应用:如“中文图书统一书号订购目录”,总括登录分类的统一口径,分类环节确定大类时参考,流通保管工作中起索书号作用,等等。

当然也应看到,《方案》执行这些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它原来没有考虑图书馆工作的需要;分类号采用人大法17大类,已不能满足书店和图书馆工作者的要求,且与当代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号码结构不能适应使用电子计算的需要,因而不能适应国际科学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需要,统一书号没有真正起到“统一”的作用。图书统一编号工作我国虽然起步最早,但长期徘徊不前,而在国外,其他国家后来居上,有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发扬原《方案》的优点,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改革图书统一编号工作,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技现代化的需要。

在国际上,图书统一编号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条件,7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1960年、1966年美国鲍克公司经理梅尔彻尔,先后两次在有关会议上,提出编制统一图书号码问题,都没有结果;美国哈瑞尔等人在《图书馆方法与技术服务》1962年冬季第二卷上发表了《为现行出版物设计一个全国号码的建议》。在重视科技情报的发展的美国,不能排除他们了解我国统一号及其应用的情报的可能性。直至196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标准组织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才宣读了有关SBN的论文。但首先研究、采用、推广SBN的却是英国,1969年他们就完成了在英国的所有出版社历年出版的西文图书的编号工作。1969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标准组织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并决定采用SBN,同时决定在它的前面增加语区号,就成了现行的国际标准书

号ISBN。例如:Norman Maclea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ells的ISBN为“0·8391·1194·0”,第1组数字“0”为英语区号,第2组数字“8391”为University Parker press的出版社代号,第3组数字“1194”为书名号码,第4组数字“0”为稽核号。

苏联推行统一书号更晚,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批准的《图书贸易综合索引条例》,要求从1973年1日起,给全国图书编印统一书号。

通过对统一书号和ISBN的分析比较,明确改革统一书号时要保留那些优点,吸取ISBN那些有益的经验。首先是两者的目的任务不同,前者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图书事业的组织领导,提高有关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科技和文教事业。后者设计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那些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出版社、书商和某些图书馆加快处理订单工作和配书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使他们“从使用电子计算机中获得最大好处”。目的任务不同,两者号码结构也就不尽相同。统一书号的特点是由国家主持;有分类号,这是出版、发行和图书馆三大环节用以进行科学管理,深受工作者欢迎的重要条件。ISBN的特点是有语区号,反映它的国际性;有稽核号,反映它技术上的先进性,保证号码的准确性;在保证绝对10位的前提下,①②③组号码有很大的灵活性,出版量越大的语区、国家和出版机构,占的号码位数越少,书名号码的位数就越多;出版量越少的占的号码位数越多,而书名号码的位数就越少。

由此可见,统一书号的改革,照搬ISBN式或不与ISBN发生联系都未必是好的方案;而在形式上与ISBN联系起来,既吸取ISBN国际性先进性和号码的灵活性的长处,又保留有分类号的优点,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案。个人认为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具体方案另文讨论。